

走上帕米爾高原



出了喀什城向南行駛在三一四國道上，過疏附縣，過帕爾納，當視野中閃現出一溜碩大的銀色山體，帕米爾高原到了！

「帕米爾」是塔吉克語「世界屋脊」的意思，在中國漢代又稱「葱嶺」。帕米爾高原實際上是由幾組山脈和山脈之間寬闊的谷地和盆地構成，海拔在四千米至七千七百米，最高峰為中國境內的公格爾山（七千七百一十九米）。帕米爾高原是亞洲主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天山、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和興都庫什山五大山脈，稱得上「萬山之祖」，數條龐大的山脈在這裡打成一個巨大的「山結」，然後向四面八方奔騰而去。

整個高原包括八個帕米爾，歷史上絕大部分屬於中國，由於英俄的染指，現在除塔格敦巴什帕米爾全部、郎庫里帕米爾的一部分仍屬中國外，其餘全被非法侵佔。我們所了解的帕米爾高原是矛盾的——既偏遠又中心，既是險阻又是通衢。對於中國人來說，它是遼闊國土最西部的一個高原；而從純粹的地理角度看，它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心偏南，將亞洲大陸分割成東亞、南亞、西亞和北亞幾個獨立的地區；它的崇山峻嶺看似關隘重重難以逾越，卻又為天各一方的人們提供了一條條隱秘悠長的通道，成為引人矚目的交通樞紐。

過了奧依塔格路口，蓋孜河就出現在公路的一側，河床開闊而平坦，兩旁是紅褐色的山體，沿河流方向看去，雪峰就在盡頭。隨着海拔的上升，河床變窄，道路彎曲，兩旁的山體漸漸合攏，大有壓倒一切的氣勢，蓋孜邊境檢查站就在前方，扼守着進出帕米爾高原的咽喉，這裡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是古絲綢之路南道和中道通往中亞的必經之路。

過了蓋孜，沿路會經過布倫口——一個旅遊書上不會提到的地方，人煙稀少，風景獨特。恰拉克湖和白沙山相依相伴，湖水裏挾着白沙，人稱「沙湖」，山體像是白沙堆砌而成，綿延數公里，我們路過時是陰天，天地間灰濛濛一片，晴天時銀白色的沙此刻是米白色的，沙與水的重疊和沙山與天空的交匯彷彿出自國畫大師的墨筆，勾勒出深深淺淺的輪廓線，淡雅極了，不得不感嘆造物主的神奇：好一幅渾然天成的水墨長卷！

再往前，公路開始繞着雪峰攀升，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近在咫尺，就是不肯撩開它們厚厚的面紗，始終沒讓我們瞧上一眼；倒是返回時，雲霧少了一些，偶爾能看見公格爾九別峰探出身影；卡庫庫里湖夾在公格爾峰、公格爾九別峰和慕士塔格中間，像是被眾英雄擁抱着寵愛着，晨霧剛剛散去，湖水一盪一蕩靜靜地倒映着公格爾兄弟頭頂上的白雲翻捲聚合，名聲顯赫的慕士塔格峰在逆光中混沌沌沌，臉上還蒙着一大塊泛光的灰雲彩，使你怎麼也看不真切冰山之父的面容。

好寧靜好古樸的卡庫庫里湖，用它近乎聖潔的原生態之美，彌補了我未能看清「冰山之父」面容的遺憾。高原反應開始使人頭暈，耳膜鼓脹，人的動作也明顯緩慢，但思維卻異常清晰。此刻，我能站在这塊巨古蠻荒的高原，面對終年積雪的群山，心中默念駝鈴叮噠的商旅、金戈鐵馬的軍隊、步履蹣跚的苦行僧，對很多人來說，已是相當有幸並令人羨慕了。（喀什紀行三）

幽默凱勒赫

雷茜



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總裁赫伯·凱勒赫是一位很奇特的人，在某些人眼裡還有點古怪。他的公眾形象就是個老頑童，在公司派對中曾經扮成貓王、黑幫老大、復活節兔子，簡直就是個幽默大王。

當你走進公司總部的瞬間，要當心不要被其混亂的內部世界給嚇暈。每個人都喜形於色，凱勒赫一會兒吻一吻他的女僱員，一會兒親一親他的男僱員。牆壁變成了家庭影集，上面貼滿了員工們滿面春風的照片。在公司裡，新僱員都要被訓練成卡拉OK的高手，錄像帶上有凱勒赫的示範表演：「我的名字叫赫伯／一個討人喜歡的傢伙／你們大家都會了解我／但願你能喜歡我的歌。」在西南航空的飛機上能聽到這樣的廣播：「想抽煙的旅客，可以到機翼上的特別休息區，順便觀賞電影《靚》。」仔細品味，凱勒赫的幽默之下則是对乘客健康的深切關懷。

公司在推出「就是這麼棒」的口號時，曾引起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的不滿，對方指責西南航空公司使用了他們的口號。面對這樣的爭執，凱勒赫卻想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解決辦法：他向對方公司的總裁挑戰，要求以一場掰腕比賽來決定這一口號的歸屬！這場比賽真的進行了，凱勒赫很快敗下陣來，但這一事件卻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西南航空公司的名字不僅吸引了大量眼球，而且它最後也被獲准使用這一口號。這就是最著名的「掰腕事件」。

為了壓縮成本降低票價，公司的客機沒有豪華鋪張的內裝修，也沒有電視和耳機。儘管如此，乘客們還是願意去坐，因為它的票價便宜。另一航空公司，在一則廣告中嘲笑西南航空公司的乘客，稱他們應該為乘坐這種簡陋寒酸的客機而感到羞愧。凱勒赫馬上頭頂一隻公文包，出現在電視熱點新聞節目中，他說，如果哪位乘客為乘坐本公司的航班感到羞愧的話，西南航空公司就送給他這樣一個包。主持人忙問為什麼，凱勒赫回答：「裝錢呀！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班所省下的錢，可以裝滿整整一包。」

一九九五年聖誕前夜，凱勒赫在飛行途中突發奇想，讓服務員扮成馴鹿和小矮人，又讓飛行員一邊通過揚聲器唱聖誕頌歌，一邊輕輕搖動飛機。這樣的甜蜜溫馨使機上那些與沖沖趕回家過聖誕的乘客們感動不已。

一九九九年凱勒赫被診斷出前列腺癌時，醫生要他戒煙，他回答說：「我又不是用前列腺抽煙。」

回憶錄的盛宴

馬海甸



眼前這部俄國文學回憶錄，堪稱人物、精神、文字的盛宴，打個比方，說是俄國的《世說新語》差可近之。一直想予以珍譯，但又怕十萬苦惱弄不出，因此雖然零敲碎打地譯了七、八篇，始終未能完稿。我這裡說的是莫斯科共和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白銀時代回憶錄》。這部回憶錄由俄羅斯作家瓦吉姆·克萊伊德主編，收文四十三篇，短者不足二千字，長者達三萬字，囊括了俄國著名詩人、作家巴爾蒙特、齊爾達、吉皮烏斯、霍達謝維奇、苔菲、格奧爾基·伊萬諾夫、扎伊采夫、阿達莫維奇流亡外國後在僑民報刊上發表的名篇。該書不僅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寫法多姿多彩，與其時蘇聯散文的蕭索枯槁、千人一面迥然鮮明對比。

所謂白銀時代，指的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六十年間，乃相對於以普希金為代表的黃金時代而言。其時，西方現代派思潮滲透，五花八門的創作手法紛至沓來，借這股東風，俄國哲學、音樂、美術、舞台藝術乃至文學蔚為高潮，詩歌創作尤極一時之盛，所產生世界聲譽的詩人就不下十人。相形於此，他人，詩人亞歷山大·勃勒羅留波夫就默默無聞。要不是從本書譯過作家葉夫夫的回憶，我還不知道俄國詩壇有過這麼一個詩人。杜氏出身果腹，大學沒畢業，就走向了民間，他到處飄泊，僅以麵包果腹，晚上寄居農家，躺在地板上和衣而睡。他的結局和卒年言人殊，留下來的作品不多，除世紀初詩人自費出了兩部薄薄詩集外，遲至二〇〇五年，俄國才出了他的詩選（與另一位白銀時代詩人明斯基合集）。杜勃羅留波夫的回憶，擴充腳韻和格律，在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詩壇獨標一格，他的詩選被收入權威的《詩人世紀》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文如其人，諷刺小說家苔菲為人慧黠，她寫的小說或小品文時有馮話，諷而不虐。可惜因社會背景和生活條件的轉變，她的小說的可讀性已有所削弱，這正如她在《笑聲》一文所說：「笑話是有歷史性的，任何一個都不會因十六世紀的小品文而發笑。」但是，本集所載的兩篇以詩人巴爾蒙特和索洛古勃為對象的回憶文章，至今仍是令人讀之捧腹的妙文，尤其她與巴爾蒙特比賽看誰懂的外文多的一段，足可媲美各國文學史上的名作。苔菲的小說我無意珍譯，但至少本集所載的兩篇，仍可趁未至老耄頹唐得不可收拾之際譯出，讓盡量多的讀者認識這位俄羅斯才女的手采。

還有一篇文章應該在此一提，這就是新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公爵回憶詩人科馬洛夫斯的文章。科馬洛夫斯基早已湮沒無聞，作為學者，米爾斯基二、三十年代曾在劍橋教授俄國文學，其間加入英共。他作為講義出版的《俄國文學史》和《現代俄國文學史》，不拘一格，旁徵博引，勝義迭出，甚至難以笑話，我想，如果鐘鐺書撰寫外國文學史的夙願得償的話，兩人的著作當能輝映於一時。米爾斯基三十年代回到蘇聯，大清洗時喪死獄中的他的懷人隨筆，與學術論文相通而不同，淵博、笑謔加感情，有更多餘地供他發揮。我每想譯成文，一想到題材冷僻、文字陳腐，趕緊擱筆。

揚馬紀程

張業松



二〇一一年廈門國際馬拉松賽之後，我沒有參加過正式的馬拉松比賽。在美一年，眼睜睜看着波士頓馬拉松賽在身邊舉行，自己卻只能在明晃晃的太陽下為春季感冒汗汗，體會想汗汗而不得的悲催。馬拉松運動在美國，群眾基礎深厚，差不多每個你想去的地方，都會有一項大型的年度賽事，其中大概以波馬、紐約馬、芝加哥和舊金山馬最為著名。此外外海岸線，還有很多規模不大，卻因風景一流而誘人的選擇。我錯過波馬，最終也沒有參加美國的任何一個馬，說起來主要原因倒還是，在波士頓自己跑啊跑的大爽了。每次在查爾斯河畔、尤其是河南岸跑着的時候，望着在DCR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的Bike Trial上前後後躍動的人群，我總是對自己說，跑在波士頓，天天都是馬拉松，參不參賽真的是浮雲。但長期不參賽，只按自己的節奏跑，也有一個問題是狀態缺乏變化和調整，時間長了會不利。所以，作為長時間間隔之後參加的第一項賽事，二〇一二年揚州國際半程馬拉松賽的體驗還是值得我好好記一記的。

不是刻意挑選，事先也沒正式報名；又因日月光華的ID長期閒置已不能用，導致沒能及時留意我且跑協的消息。事到臨頭，看到有人在「豆瓣」放號，算算日程、難度，覺得合適，就趕緊要了一個。比賽在四月二十九日，正好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本來打算跑完順便逛逛南京的，結果行前放棄。買了二十八日下午的高鐵票到鎮江，始發站是虹橋。提前一個多小時去乘十號線，本以為篤篤定定趕得上的，卻還是在高鐵站被擠得滿滿的自動扶梯和安檢的長龍前誤了。於是，得以見識高鐵改簽和退票業務的巨大業務量；高鐵站內的整潔一個售票區被分配來幹這事，每個窗口前仍然大排長龍。熱啊！春末夏初的陰鬱太陽天，昏蒙的西曬日光從高大的玻璃幕牆照進沒有冷氣的站廳，令人膩煩。更郁卒的是，那裡wifi沒有，手機信號也時有無，拍了照寫了微博死活發不出去。我這就算是出師不利，一挫再挫至於三四挫麼？幸好還帶了kindle，一部早就該看的《張馬丁的第八天》，幫助我克服了改簽之前的焦躁感和打退堂鼓的念頭；接下來，又幫助我打發了等待的無聊和站票的難熬。然後，一切就很順了。轉車過江，到店吃飯購物洗澡睡覺，一應故事，略過不表。

由於之前的一晚熬夜，路上折騰很累，我睡得很早，也睡得很好。次日醒來，差不多五點，正是恰當的時刻。拉開窗簾，是微雨的天氣。窗前一折得半空的荒地，中間阿黃、小黑、小白，不多不少正好三隻土狗，在那裡擺尾湊鼻，就着薄明的晨光打招呼呢。等牠們招呼打好，各自找到位置，呈品字形在空地上卧下來，準備享受一天的好時光了，我的早點也已經吃好，準備出門了。我要讚美揚馬的組織，使我一轉上主幹道，就搭上了賽會的擺渡車，消消停停地抵達了起點。與我同時抵達的，還有幾車看上去明顯是有組織的中小學生，個個貼着號碼布。我想到是體校的，這規模也太驚人了。沒忍住好奇，就近找到幾個下來的孩子問了一下，回答很驕傲：我們是外語學校的！還好，看起來應該是跑十公里的，號段和半程的不同。因為到得早，我得以進到最接近專業運動員區域的起跑區。候場期間，看着他們在一段隔出來的區域來回跑動熱身，不禁感嘆，揚馬真是年輕，除了業餘組有不小的少年參賽群體，專業組裡面的中國面孔，也明顯孩子氣。都是年輕選手來刷「國際」級別賽事的記錄麼？……

跑起來感覺還好。前兩公里忙着擦汗。雨一直沒有下下來，天氣悶熱。五公里的時候大概才把呼吸調勻。期間碰到一組奇裝異服的外國人，問了一句Where are you from? 回答：Finland! Wow, cool!

鬱太陽天，昏蒙的西曬日光從高大的玻璃幕牆照進沒有冷氣的站廳，令人膩煩。更郁卒的是，那裡wifi沒有，手機信號也時有無，拍了照寫了微博死活發不出去。我這就算是出師不利，一挫再挫至於三四挫麼？幸好還帶了kindle，一部早就該看的《張馬丁的第八天》，幫助我克服了改簽之前的焦躁感和打退堂鼓的念頭；接下來，又幫助我打發了等待的無聊和站票的難熬。然後，一切就很順了。轉車過江，到店吃飯購物洗澡睡覺，一應故事，略過不表。

由於之前的一晚熬夜，路上折騰很累，我睡得很早，也睡得很好。次日醒來，差不多五點，正是恰當的時刻。拉開窗簾，是微雨的天氣。窗前一折得半空的荒地，中間阿黃、小黑、小白，不多不少正好三隻土狗，在那裡擺尾湊鼻，就着薄明的晨光打招呼呢。等牠們招呼打好，各自找到位置，呈品字形在空地上卧下來，準備享受一天的好時光了，我的早點也已經吃好，準備出門了。我要讚美揚馬的組織，使我一轉上主幹道，就搭上了賽會的擺渡車，消消停停地抵達了起點。與我同時抵達的，還有幾車看上去明顯是有組織的中小學生，個個貼着號碼布。我想到是體校的，這規模也太驚人了。沒忍住好奇，就近找到幾個下來的孩子問了一下，回答很驕傲：我們是外語學校的！還好，看起來應該是跑十公里的，號段和半程的不同。因為到得早，我得以進到最接近專業運動員區域的起跑區。候場期間，看着他們在一段隔出來的區域來回跑動熱身，不禁感嘆，揚馬真是年輕，除了業餘組有不小的少年參賽群體，專業組裡面的中國面孔，也明顯孩子氣。都是年輕選手來刷「國際」級別賽事的記錄麼？……

跑起來感覺還好。前兩公里忙着擦汗。雨一直沒有下下來，天氣悶熱。五公里的時候大概才把呼吸調勻。期間碰到一組奇裝異服的外國人，問了一句Where are you from? 回答：Finland! Wow, cool!



「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雄姿 (資料圖片)

如此著書立說

李北陵

真是沒有料到，「著書立說」上癮的內地人名人們如今盯上了微博——不僅「網絡紅人」將自己的八卦微博段子結集，一些有頭有臉的名人也躍躍欲試，公開表示準備把自個的「微博語錄」整理成書出版。惹得我身邊一位幾百字文章也寫不好的打雜工也想借微博來圓作家夢。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著書人與出版社各有圖，原本不關他人的事，可既然出書是要公開發行，要將價值計量的碼洋兌現成白花花銀子，那就免不了引來公眾的評頭品足。為兒子科場舞弊，三個兒子敬修、嗣修、德修都在他當政時中進士，而且嗣修為榜眼，一條修為狀元。沈德修在《萬曆野獲編》卷十四「一關節狀元」條修為狀元。沈德修在《萬曆野獲編》為首撰江陵公事。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也就是說，廷試試策為張居正所出，張將策題告訴了兒子，使兒子得了狀元的功名。父親出題兒子考，那還得了出彩。概而言之，功高蓋世的張居正之所以身後一敗塗地，改革成敗付諸東流，除了他樹敵太多，改革峻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道德形象欠佳，有明顯的操守污點，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這不僅損害了他的威信，也使他的改革受到嚴重牽連，以至於最終被徹底否定。他的生活奢侈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吏治政策的推行，他的不光彩死因被反對派大做文章，他的太為幾個兒子打算，也被史家認為：「瀕危偏念愈甚，戀權位，薦人擠人，至死不休，則多男子多後顧累也。」所以《明史》評價他是「一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同時代的海瑞也說他是「一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可謂一語中的。

張居正死因

陳魯民

以拼湊為特點的「微博書」少有「營養」沒有「營養」，是顯而易見的，只要到網絡上查查名人微博就知道大概。不妨摘某網絡紅人的一段博文給大伙看看：「古撒瑪利亞法律規定：旅店主沒有向顧客提供足夠數量的啤酒將會被砍手。缺斤少兩這事社絕了，但不良商販的智慧是無窮的。不就是保證斤兩嗎？我往裡摻東西。到了公元前四百年羅馬民法規定：摻假食品將被驅逐出境或當奴隸。智慧繼續無窮，不良商販不缺斤少兩也不摻假——專賣變質的食品。」如此「著書立說」——變花樣抄書、道聽塗說，再加剛才語言、粗口髒話，這其實有如含大量「丙烯酰胺」的洋快餐，讓無知的人吃多了麻煩，不僅營養

失衡，更給大腦和思維素質造成永久性的傷害？以我的體會，微博上雖然也不時能夠看到好玩的文字、新奇的見解，但從總體上看，卻猶如小孩子的牆壁塗鴉，不過是個人隨興所致、東拉西扯的塗抹，即便是名人的微博，其中大量充斥的也是碎片化的信息，雖然有的文字似乎也沾了點文化氣息，但拆穿了看其實是瓶裝葡萄酒，重複別人和自己早說過的話。出版物的精神屬性，決定了它承擔着文化傳承和文化建設的重要使命。那些酒足飯飽無聊之極的網上撒歡，一個都不正經，卻能成為出版追逐的熱門，這不能不引人想：如此熱衷製造文化垃圾，我們的出版社是不是病得不輕？

明代首輔張居正終年五十八歲，依他應享用的生活條件，不算高壽。他的死因，所患何病，《明史》均未記載，但歷來有兩說：一是他自己說的說法，據他自己去世前不久在給皇帝的書信中說是因為痔瘡，多年誤治，訪得名醫割治後卻消耗太大：「衰老之人，痔根難去元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於不起。」另一種說法是清流文士王世貞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所言，張首輔之死，實死於春寒過度。他說，奪了張居正的命並不是區區痔瘡，而是由於他吃多了壯陽藥，藥性太過燥烈，又服用寒劑下火，因此發病身亡。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所載更為有趣：張居正「嚴冬不能脫貂帽」，天天服食壯陽藥自然暖和，只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也只能跟着「太師張太岳先生」光着腦袋捱凍。而這些叫做「臘腸」(海狗腎)的春藥，居然是感戴時贈了金銀，還有試藥的工具，如王世貞便說「一感戴時贈了金銀，還有試藥的工具，這兩種說法，均屬一面之詞，姑妄聽之吧。據常識判斷，痔瘡確實很折磨人，但「十人九痔」，痔瘡則人死地的，還絕少耳聞。而至於其春寒過度，則歷代都有，皇帝、大臣都不乏其人。平心而論，與當時官員相比，張居正的妻妾成群，平日靠春藥支持，並不算稀罕，死於春寒過度，也並非張居正一人。《金瓶梅》裡，陽谷縣刑刑千非張居正過度，掏空了身子，最後不得不靠淫醫、春藥勉力支撐，結果死於非命，西門慶的形象就是當時一些縱欲官員的縮影。然而，張居正還有一個重要身份，他是個政治家、改革家，雖然沒有理由要求改革家一定清心寡慾，當道德楷模，但反對派卻是一定會抓住他的道德瑕疵做文章的，他的改革偉業也必然會因為這些污點而遭到詆毀，甚至於千里金堤毀於蟻穴。果然，後來清算他時，這也成了他的重要罪證之一。

當然，張居正的道德瑕疵還不止於此。為了省親，他不得不花費巨資定做了三十二人抬大轎，精美絕倫，有客廳，有臥室，有廚房，還有金童玉女伺候，極盡奢侈之能事，且一路搖搖，重童無數。平時吃飯，一餐百菜，向「無下着處」。還有，張居正利用手中權力，為兒子科場舞弊，三個兒子敬修、嗣修、德修都在他當政時中進士，而且嗣修為榜眼，一條修為狀元。沈德修在《萬曆野獲編》卷十四「一關節狀元」條修為狀元。沈德修在《萬曆野獲編》為首撰江陵公事。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也就是說，廷試試策為張居正所出，張將策題告訴了兒子，使兒子得了狀元的功名。父親出題兒子考，那還得了出彩。概而言之，功高蓋世的張居正之所以身後一敗塗地，改革成敗付諸東流，除了他樹敵太多，改革峻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道德形象欠佳，有明顯的操守污點，成為政敵攻擊的口實，這不僅損害了他的威信，也使他的改革受到嚴重牽連，以至於最終被徹底否定。他的生活奢侈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吏治政策的推行，他的不光彩死因被反對派大做文章，他的太為幾個兒子打算，也被史家認為：「瀕危偏念愈甚，戀權位，薦人擠人，至死不休，則多男子多後顧累也。」所以《明史》評價他是「一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同時代的海瑞也說他是「一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可謂一語中的。